

花山文学丛书

3



花山文学丛书
文学剧本
批

花山文学丛书

(三)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1/32 13.25 印张 330,000字 印数：23,000 1984年12月第1版
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148 定价：1.50 元

花山文学丛书（三）

目 录

中 篇 小 说

- 归乡……………耕 夫(1)
兵进泰浮山……………宁宣成(78)
深柳读书堂……………薛庚环(160)

翻 译 小 说

- 死神……………[德]马克·亚当斯著 邓胜利摘译(279)

电 影 文 学 剧 本

- 梅江潮……………辛夫启 韩增玉 王新友(296)
柳绿桃红……………赵沫英 张绍良(356)

归 乡

耕 夫



当今小说，似乎时兴写个题记，我对其意不甚了了。倘若题记是以点题为旨，我倒也想在这里对诸位读者说上一句：爱自己的家乡吧！那里有你的父老兄弟和姐妹，也有理想、爱情和美好的未来……

——开篇闲话

一

一九八〇年初春。

狗，一条皮包骨头的老黑狗，从一堵破旧的篱笆下钻出来，出现在石家洼细雨濛濛的街巷里。它象是对这个湖边的农家小村太熟悉了，看也不看，径直走到路边那个矮小的、残缺了半拉的柴禾垛旁，弯曲着后腿战战兢兢地拉了泡屎，接着，便匆匆忙忙地沿着布满泥泞、粪渣和枯叶败叶的街巷，一路嗅着去找吃食。

它光顾着一家又一家的门楣，但很快就在主人們的喝斥声中，一次又一次地退回到街上来。不一会儿，它把这个仅有三十来户的小村跑了大半，但依旧是一副辘辘肌肠。它失望了，呆呆地站在街巷口的土堆旁，浑身颤抖地凝视着整个村子，仿佛无家可归，又仿佛在思索着什么。飘飘洒洒的雨雾，给它披上一层乳白色的细密的水珠，可它似乎连抖动一下甩掉雨珠的劲儿也没有了，任其渗进它那没有油性、失去了光泽的皮毛里，浑身湿淋淋的狼狈不堪。一只麻雀低飞着从它眼前掠过，它惊了一下，真恨不得扑上去一口把它吞掉，可它实在又没那份力气，只好忿忿地打个响喷儿，低下头懒懒地走开去。

……亲家母，你到俺家，
尝尝俺山沟里的大西瓜……

随着收音机的唱响，一股葱花煎油饼的香味儿顺风飘过来。老黑狗抬起头，望着村头的三间瓦屋院和那两扇没有上漆的大门，它象是被诱惑了，但迟疑间，回头望望背后那参差不齐、低矮破旧的草屋后，还是摆脱了那香味的引诱，打喉头发出一阵“呜呜叭叭”象是咒骂，又象是饥饿难挨的急叫，绕过井台上那棵挂了一只断了线的高音喇叭的大柳树，朝生产队场院里的牛屋走去，并且突然间加快了步子，象是表示：宁可冒着挨拌草棍的危险，去舔舔老牛的槽帮，也决不去那香味扑鼻的瓦屋院。

它绕过一片水洼，跳过一条小沟，顺墙根急走着，但就在拐过墙角正欲进院的当儿，它猛丁儿停下脚步，警觉地竖起耳朵，朝湖堤通往村子的小路望去。小路上，一个陌生人的身影移动着，向石家洼匆匆而来。谁？有谁在这春寒未尽的风雨中，还想着石家洼这个穷愁潦倒、几乎被人们忘记的小村子？

那人影儿越来越近。

老黑狗瞪大了眼睛，再也忍不住心中的纳闷，仰起头，“汪、汪、汪”地吠叫起来。

二

“看见没有？水生打东北回来啦！”

“是么！混得咋样啊？”

“阔啦！黑皮帽子蓝大氅，还背着两个大提包，神气着哪！”

“走，看看去……”

人们在街上吆喝着，一下把秀嫂惊呆了。她正带着巧儿在街口碾盘上轧地瓜干，望着人们三三两两地朝村东头水生家走去，她就象掉了魂儿，心里一阵跳，慌忙端了瓢，抱起巧儿就往家走。回到家，她东看看西望望，手里的瓢不知往哪放，巧儿喊她几声娘，她不知道应，掰块干粮递给她，自个又站着发怔。

“这能是真的？”她正疑惑着，一抬头看见苇妮提着酱油瓶儿沿街走过来。这姑娘，才几年，就出落得湖里的鲜荷一样，苗条，秀气，一双大眼活泼泼的，又深又亮叫人不敢对视，走到哪，哪里就是一阵笑。一看见她，秀嫂就想起自己当姑娘的时候，那时自己不也和她一样又说又笑的招人喜、惹人爱么，可现在……秀嫂顾不得多想，隔着半截秃了的院墙和苇妮打招呼道：

“苇妮，干啥去呀，喜得那样儿？”

“秀嫂！”苇妮立刻跑进院子里来，两眼流溢着兴奋的光彩，笑说，“俺水生哥回来啦！”

“他自个儿？”话一脱口，秀嫂连忙心慌地低下头。

“不他自个还有谁呀？”苇妮望着秀嫂，想说什么，但又没说出口，转身抓住巧儿，拿出两块糖举在手里：“喊姑！”

巧儿小嘴一撅：“姑姑——”

“哎！巧儿真乖。”苇妮笑着把糖给了巧儿，回头对秀嫂说，

“我先到代销点打点酱油，有空儿，再找你细说。你有空到俺家去玩呀！”说罢，逗了一下巧儿的腮帮，又看了秀嫂一眼，就走了。

望着苇妮的背影，秀嫂半天没醒过神儿来。就是苇妮这句话，撩起了她的心思，她不禁下意识地扯扯衣角，回头去找窗台上的镜子。多长时间没照镜子了，今天咋又想起来？她心里说着自己，但手却已抚去了镜面上那层厚厚的尘土，打几道指印间，她又看到了自己：一张秀气的瓜子脸，两叶弯弯的眉毛，深沉的眸子里含着一缕忧郁的情思……尽管平日里她没有刻意保护自己的肤色，可她毕竟才二十七岁，生活的愁苦，时光的流逝并没耗尽她的青春，她依然不失当年秀秀的那份儿俊俏和秀气，平素里周围那一双双在她身上转来转去的目光，不正说明这一点么！可秀嫂却并不这么想，她知道，她再也不会会有姑娘的那种天真和单纯，她的脸色由于消瘦而失去光泽，眼睛因为忧愁而变得迷茫，她的身心已被艰难折磨憔悴，特别是当她转过身来看到自个儿剥糖吃的巧儿时，她更加清楚地意识到，她再也不是六年前的秀秀，霎时间，一股辛酸涌上心头，禁不住“啪”地一声扣倒镜子，一把抱住巧儿，把脸埋在巧儿身上，默默地流出泪来。

“娘，娘，”还不到四岁的巧儿，已学会安慰母亲，她抱住秀嫂的脖子，用小手抹去秀嫂脸颊上的泪珠儿说：“娘，你甭哭，我不难缠，我听话。”那知秀嫂听了，却哭得更加伤心。

一阵脚步声在院子里响起，秀嫂从窗棂里看见，又是隔壁的邻居福来挑水送过来了。她连忙擦去泪，来到院子里说：“福来哥，不再麻烦你了，我自己能挑。”

福来这个三十露了头的光棍汉子，瘦瘦的长脸立刻羞得通红，看也不敢看秀嫂一眼，挑起水桶嗫嚅道：“下雨……我怕你滑倒摔着……”一边说一边挑起空桶去了。

“唉，”秀嫂望着他的背影，垂下眼睑长长叹了口气，眼眶里

止不住又涌上泪来。

三

“水生哥，东北到底咋样？”

“听说那儿老公公和儿媳妇伙睡一条大炕，是真的么？”

“甭问他，我听人家讲得才好呢！说是有家刚娶了新媳妇的，夜里老公公和儿子一块上茅厕，回来一人一个被窝钻进去就睡，睡到半夜，新媳妇醒来和新女婿亲嘴，一亲吓一跳，咋这一小会儿胡子就长得扎人呀？点上灯一看，嗨！搂的是她老公公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一阵无聊、自得的笑声，简直要把石大娘家的三间草屋顶掀到天上去。他们都是来看水生的，都是水生儿时的好友，或大几岁，或小几年，有马驹，长顺，果子，也有福来。久别重逢，使得他们象众星捧月一般把水生围在中间，一会儿哈哈哈哈哈，一会儿哄哄哄哄，好象从来没有这么开心、这么痛快过。

水生是个英俊不乏秀气的棒小伙子，东北大森林的风雪，给他那白净的脸庞镀上了一层紫红，增添了几分粗犷。本来，他应该和这些人一样，痛痛快快地叙旧说新，热闹一场。可是不能！望着周围一张张带有菜色的面孔，他失望，他痛苦。他是听说家乡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后，带着十足的信心回到家来，准备用汗水和劳动果实来冲刷和掩埋自己出走离开家乡这一耻辱的。可是他没想到在周围到处都掀起生产责任制的这一热潮中，自己的村子里却依然是一团死水，而原因恰恰是自己的哥哥石根生，他当着一队之长，死抱住旧框子不放，惹得乡亲们怨声载道。为此，水生感到憋气，甚至羞于见父老乡亲，他能说些什么呢？怎么有脸说呢？他只有烦躁，苦恼，一口接一口地抽烟。

“我说水生哥，你咋不说话呀？”这群人里最活跃的要数马驹

了，他手里转动着水生那顶乌黑闪亮的狐皮帽子，耳根上夹着半截抽剩的烟屁股，眨巴着一双小而亮的眼睛，朝着水生嘻笑道，“是不是出去几年混阔了，瞧不起这些弟兄们啦？”

“也许是腰里有了钱，想媳妇想迷了吧？”不知是谁加了一句，引得大伙又是一阵哄笑。

水生依然埋头抽烟，只字不吐。

这时，苇妮端着茶壶走进门来，看了哥一眼，对领头起哄的马驹说：“行了行了，你就不能说点正经的？瞧你那个猴样儿！”

马驹嘿嘿一笑，看了看坐在水生旁边穿戴整齐的小果子，对苇妮做了个鬼脸道：“那是！我这样儿怎比得了俺们果子兄弟，漂亮，文静，象老戏里头的小生。我是啥？唱丑角的穷光蛋！”

“哈……”众人又是笑，笑得果子偷看水生一眼低了头，笑得苇妮红了脸，举起手里的茶碗道：“你再说，你再说，看我不泼你！贫嘴呱啦舌的，你咋不想好？”

马驹一边举手投降告饶，一边躲过那茶碗，又说：“我咋不想好？可是‘今年盼着明年好，明年还是件烂棉袄’，咱想了白想，生在石家洼就天该受穷的命啊！”

“是咧，咱石家洼……吭、吭！”一直蹲在旁边不言语的福来，被叶子烟呛得咳嗽着，插进话来说，“咱石家洼穷够啦！穷得光生虱子不发财。都盼着搞起责任制来翻翻身，可谁叫咱摊了个好队长，今拖明，明拖后，责任制他一肚子意见，硬压住不让搞不说，集体的事他又不管不问，就这么晾着……”

又是他哥这个当队长的不是！水生听着，脸上一阵火热，心里的烦躁一下化作愤怒，“唵”地站了起来，打断福来的话吼道：“够啦！石家洼去了石根生，你们就不活啦？他这不好，那不好，你们咋不把他选下去？”

一句话，噎得众人低下头。马驹却不服气，拧着脖子嘀咕道：“你说的容易，他‘光腚穿大褂，顾上不顾下’，早抱住公社刘书

记的粗腿了，谁敢咋他？”

石大娘在外面听得清楚，插话道：“你们都埋怨他，他当个队长易吗？谁一人能称百人心？”

“看看，”马驹冲石大娘顶了一句，“他把你和苇妮甩下不管，光顾过自己的好日子，你还护着他哩！”

石大娘骂道：“我咋护他了？你个狗羔儿能说会道的，你咋不当队长？”

“我？”马驹自嘲地一笑，“西瓜皮钉鞋掌，不是那料。我要干，俺大嫂那张鲇鱼嘴还不把我生吃活吞了？再说，我没文化，不是党员，连团都没入过，懂啥？说真的吧，这事只有水生哥，他有文化，毕业那年搞试验田，说能亩产八百斤，都不信，可结果二分地打了一百九十斤麦；还有那年，县里来推广杂交高粱，水生哥说咱这土质不宜种，结果就是没种成功。他是高中生，这几年出去又长了见识，他要干，咱石家洼保险有奔头。”

“行了行了！”石大娘打断马驹的话，“我跟你大哥当队长挨骂还少么，你又来撵弄水生，少说这哩！苇妮，盛碗吃饭。”

石大娘下了逐客令，马驹一帮人见水生低头不语，心里凉冰冰的正欲起身告辞，门口一声干咳，石根生走进门来。

马驹斜乜了根生一眼，小声道：“准是喊水生哥去喝酒，我早起见他买肉去来着。水生哥，可别喝醉了哟！”他不冷不热地扔下这么一句，便起身和众人一起，斜蹭着根生的肩膀，耸肩弯腰地出了门。

水生他哥根生，三十四五岁，披着件黑制服棉袄，他个大无力，眼大无神，活象刚害了一场大病，懒懒地望着走出门去的那些人，问水生道：“他们来都说些啥？”

“说你当队长的好处！”水生气呼呼地盯着哥哥。他知道哥生性软弱，没多大能耐，却不知他能落下那么多怨恨和意见。

“你觉着我想当这队长呀？上级今说这，明说那，社员这个

骂那个骂，我才不想干呢。”根生说着，靠着门框蹲了下去。

水生望着他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大为不解：“那你为啥还压着大伙不让搞责任制？”

“我哪压了？是公社刘书记说不让搞。这事儿你操什么心呢？你刚回来，要盖屋给你划地基，要娶亲让你嫂给你说媒，你管那么多事儿干啥？”

“我是为这事来的！可谁想到家里还是这么个烂摊子！你叫我怎么见人？给你说，不行，我就回去，我走！”一气之下，水生要走的念头脱口而出。

“啥？！”石大娘大吃一惊，“刚进家你又要走，你……你要走就等我死了再走！”说着，撩起衣襟就抹眼角。

“哭啥，我领你一块走！”水生不耐烦了，口气越发硬起来。

石大娘气得浑身直打哆嗦：“你有本事你上天，你入地，我不走，我死了还想和你爹埋一块呢！你要走这就走，把你妹妹也带走。你们走光了走绝了，我好扯根绳上吊！你们这些没良心的，白拉扯你们……”说着骂着，哭得更加伤心。

“娘，娘，”苇妮走过来，一边喊着，一边瞪眼望着两个哥哥，“吵啥呀？还不快劝劝咱娘！”

老大根生看了娘一眼，啥也说不出，把头一低，蹲在门坎上一动不动。水生见这情景，暴跳如雷地吼道：“哭吧，哭吧！这个家还有什么恋头？嘿！”一拳砸在自己头上，发疯似地冲出院子。

“你上哪？你……”根生连忙追到门口，“你嫂做好了菜，等着你去吃饭哩！”

“拿你那昧心食喂狗去吧！”水生喊着，头也不回走出了村子。

四

天，不知何时又阴了，一阵风起，纷纷扬扬的雨雾又飘洒起来。墨绿色的麦苗在初春的寒风中瑟瑟发抖；浩渺的大湖，涨潮声从大堤那面传来，一声紧似一声：“哗——哗——”

水生独自徘徊在大堤下麦田的小路上，霏霏细雨打湿了他的肩背，浇透了他那发烫的额发，但他胸中那种由于回乡后的失望而产生的烦躁和痛苦，却依旧不能得到排解，他后悔了！“我干嘛非要回来？我能在外边六年，就不能在外边十年、二十年、一辈子吗？那里不也有一个温暖的家吗？”想到这，他有气无力地走上大堤，望着茫茫湖水，疲倦地将背靠在大柳树上，一闭眼，思绪就飞到了千里之外，飞到那深山老林的一座小木屋里去了……

那是他出去后的第四个年头，在铜矿场干临时工混不下去了，就随人进了深山林场。哪料到刚进山就是一场大病，发高烧倒在了木垛子上。他想家，想娘，想乡亲们，也想到了死，他昏过去了。当他再醒来的时候，就躺在了那座小木屋里的土炕上了，守着他的，是两位慈祥的老人和一个姑娘，看到他们，他一下想起了父亲，母亲和妹妹，泪，不知不觉地就滚到了耳窝里去……他知道了那家人也是早年闯关东出来的，现有了家业儿女，是好心人，就认人家做了干爹干娘。他跟老人学伐树，学打猎，学赶爬犁，在林场当了工人……多好的家啊，而且，那姑娘居然打心底爱上了他。她叫松枝，识字不多，但心灵手巧，长的秀气，性格温柔，说话甜甜的，而且会剪一手漂亮的窗花。她爱他！那老人看了，面上不说，可心眼里却是十分乐意……

“多好的家啊！我干嘛要回来？不，我回去，明天就走！”想到这，水生禁不住把手伸进口袋，轻轻地抚摸住那个在县城下车后就存下的五百元的存折。他掏出它，望着，脸刷地热了，我怎

么有脸回去呢？回去后对松枝说些什么呢？她是在满怀希望地等我回去接她啊……水生苦苦地摇着头，又一次闭上眼睛，沉浸在回忆中……

傍晚，他下了班，在院子里劈烧炕的样子，不小心把手碰破了点皮，松枝打窗棂里看见了，立刻跑出来替他包。趁这机会，他对她吐出了心里话：

“我想回老家去。”

“啥？”松枝吃了一惊，“你想扔下我……”说着停下手，眼泪就要往下掉。

“不，我带你一齐走。”

“我不。你不说咱老家穷么！”

“那是以前，现在好了。前两天我在报上看到一条咱家乡实行责任制的消息，这一来，有劲有处使，日子就有盼头了。你不知道，我们家乡可美啦！村前是大湖，明镜似的一望无际，白帆点点，渔歌声声，大湖里有鱼，有虾，有鸡头米、菱角，还有和你一样好看的荷花。”

“去你的，尽骗人。”她羞红了脸，撒娇地打断他的话。

“真的，骗你变个瞎子。那荷花可多了，红的，白的，粉的，黄的，对了，还有碧绿碧绿的、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……湖上的风光可好了。还有，咱们家乡不吃高粱米，尽是麦子，大米，你吃了，保准皮肤比这还白还嫩。”

“就你说的好听，我不信。”她这么说着，但心里却开始憧憬家乡的美好风光了。她听着，想着，突然抓住他的手问：“没有房子怎么办？”

“咱们自己盖！有勤劳的双手，咱们什么都会有的。不过，到了家乡，你可不能象现在这样，坐在炕上较窗花玩了。”

“你叫我干啥？”

“叫你——嗯”他想了想，“我下地干活，你就在家养猪，喂

羊，喂鸡，喂鸭喂鹅，破苇子打席。对了，咱老家妇女的手可巧了，打的席漂亮极了，要什么花有什么花，还有带红双喜的呢。你要学，准比她们落后不了。不过，可比坐在炕上要累点，说不定，苇篾还会把你的手划破呢！”

“我不怕，破了你就象今天这样，也给我包呀。”她听信了，眼神里充满了希望、幸福的光亮，把他说的一切，都想象成了一幅幅美好的图画，仿佛就在眼前。她紧紧抓住他的手，停了一会，突然又问：“我爹我妈要是不同意呢？”

“会同意的。现在一听家乡好了，不少人都想回去呢。他们年纪都大了，更想老家，这叫‘落叶归根’。不信，你先问问老人。”

第二天，他下班还没进院，松枝老远就迎出来拉住了他，眼里又是高兴，又是犯愁。

“你问老人家了？”他问。

“嗯。”她点点头，眼里闪出泪花花，“我爹是想回去，可他和我妈不想让我跟你一块走，说是让你先回去，家里真是好了，就来接我，等咱们俩把根扎住了，他们再回老家找咱。”

水生想了想，也对。高兴地说：“行，那就我先走。”

“可我不想让你走。”她哭了，捻着他的袖口儿。

“看你——”水生不知说啥好，伸手刮去她腮上的泪蛋蛋。

“我妈还说，如果家里不好，你就赶快回来，把大娘接来也行，咱在这结婚过一辈子。”

“哪能呢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回来接你。快过年了，我拾掇一下就走，回家过年。”

“不么，我妈说让你在这一块过了年再走。”

“也行，我听老人家的……”

临别的头天晚上，松枝又把他叫出了屋，两人脸对脸站在雪地里，她把细嫩的手放在他怀里。

“给。”

水生把那双手柔软的手紧紧握住，好一会才觉得里面有包东西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钱。我爹替你攒下的。爹说，回去先盖屋，这些不够，晚些日子再给你寄。”

水生一把连钱带手捧在心窝。

“你可一定来接我！”她就势倚在他胸前。

“一定！”他紧紧地搂住松枝的双肩。月光下，松枝抬起脸，浑身颤抖着，小声地，几乎是甜甜地呻吟着说：“亲我一下吧，亲我一下，我就是你的人了……”

“唿——”地一股风吹来，垂下来的柳枝轻轻地抚在水生的脸上，他醒来了，望着雨雾中灰濛濛的村庄，痛苦重又充满心灵，他苦恼着，终于下定决心，回去！但顷刻间，他又犹豫了，就这样回去么？回去对她说什么呢？就说家乡依然少吃缺穿？说以前对她讲的那些都是假的？说家乡这块土块只能生我，不能养我么？呵，不……可又该怎么办？去接她来？她会来么？她来了又该怎么想？让她和自己一样失望、痛苦么？一连串的问号涌上心头，水生为难了，他一把扯下眼前飘动的柳枝儿，掰得一截、一截，最后，把梢儿含在嘴里咀嚼着，呵，好苦哟！难道人生的道路也是如此……

“哥，回家吧，看你全淋湿了。”水生正在矛盾的痛苦中左右撕扯着，苇妮来到他身后。他默默地接过苇妮递给他的雨衣问：“娘还哭么？”

“她咋能不哭，回家再别提走的事了。”

“唉！”水生叹了口气，就在这时，他隐隐约约听到湖湾地里传来一阵孩子的啜泣声。循声望去，他看见飘渺的雨雾里，一个身骨单薄的女人带着孩子，正在湖边洼地里给死者添坟。在那

女人的身旁，一团昏黄的火苗闪烁着，渐渐化作几缕淡蓝色的烟云，袅袅娜娜，消溶在湖边的天地间。接着，她便拿起锨去添土了，一锨、一锨，那么吃力，那么缓慢，整个田野里为着她，显出一片苍凉、凄寒。

“是谁？”水生盯着那模糊的身影。

“秀嫂。”苇妮轻轻地说着，眼睛盯着哥。

“什么？”水生立刻回过头来望着苇妮，“瑞忠哥他……”

“他死了。”苇妮默默地望着大湖，缓缓地说，“是死在大堤下的。就因为他说了句‘围堤造田’是吃饱撑的白费劲，工地指挥部说他是破坏学大寨，拉他去游街，而且专门拉到石桥镇秀嫂娘家门口去游了一趟，他觉得给秀嫂丢了人，回到工地当晚，就从闸口那儿栽下去寻了短见。”

水生只觉得头一下涨得斗一般大，怔住了。他本以为，他的出走能够使秀秀从他们爱情的痛苦中解脱出来，让她那颗饱受创伤的心灵去得到老实人瑞忠的抚慰，却不料他们的结合又给她带来这么一个沉重的打击！他眼前忽然间闪现出瑞忠黑红黑红的大脸盘来，想起小时候他们一块下湖去罩鱼，去叠堰堵虾，去划船下吊网子……他简直不相信世界上竟再也没有这颗年轻的生命，禁不住脱口问道：“这是真的？”

“是真的。他死了，就留下秀嫂给他做的一件新棉袄，一堆烟灰和没吸完的半盒烟。第二天，全村的劳力都去了，因为有冰，连个尸首也没捞上来，哭得秀嫂昏死过去。你知道，秀嫂本来是不爱瑞忠哥的，可瑞忠哥一死，她却变了，门也不出，话也不说，整天伺候着瞎子大爷。多少人都劝她改嫁，她也不动心。她说她对不起瑞忠哥。七月七，她生下了瑞忠哥留下的巧儿，从那一直守到现在。”说到这儿，苇妮停下来抬头看了哥一眼，她知道哥哥不仅是因为穷，也是因为秀嫂才出走的。她想接着说点什么，但水生已经撇开她，下了大堤向湖湾洼地里的秀嫂那走去

了。

五

是她，是她！随着距离越来越近，水生看清了秀嫂那熟悉的身影。秀嫂也看见了朝她走来的水生，她头也不抬，依然默默地一锹一锹地给那小坟堆添土。直到水生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时，她终于忍不住自己那压抑的感情，“啪”地丢下锹，抱住巧儿哭了起来。

雨悄悄地飘洒着。水生望着秀嫂那抖动的肩头和被雨水打湿的散发，望着趴在秀嫂怀里、脸蛋冻得通红的巧儿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他走过去，不声不响地拣起秀嫂丢下的那把锹。本来，他是不相信人死了会有魂灵的，更何况这小小的坟堆里，只不过是按照旧俗埋下的几件死者衣物？但此刻，他却是十分虔诚地来给死者添坟了，一锹、一锹，带着对死者的怀念和对秀嫂的劝慰，直到把坟堆培的遍是新土，他才抹去脸上的汗水和细雨，回过头来望着秀嫂。

一阵风起，卷走地上几片没有烧尽的火纸。巧儿连忙抱住秀嫂的脖子：“娘，我冷……”水生的心一下被巧儿这细细的声音揉碎了，他看见巧儿披的是从头拖到脚的一件大棉袄，那分明是瑞忠留下的遗物，于是，把手伸进怀里，掏出一把钱来看也不看，就塞进巧儿和秀嫂之间。秀嫂机敏地抬起头，一刹那间，两人的目光相遇在一起，那是多么熟悉的眼睛啊！但水生立刻避开了秀嫂，转过身去望着大湖说：“苇妮都告诉我了……回去吧，天这么冷，给孩子添件衣服。”

“你……”秀嫂望着他那坚实的背影，嘴唇颤抖着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水生头也不回地说：“别问了，我要走了。”